自由天空

●雷云霞

那时候，她总是留着齐耳的短发，在我一直以来的感觉中，这个长度的头发实在是有些短。几乎像剪刀对头发的拦腰截。虽是这样短的头发，却丝毫不能减损她的青春风采。细细的黑眼睛，一笑就找不着了似的。小巧丰满的嘴唇是她精致五官中最出彩的部分。

她有着高挑的身材，却常常弓着背，好像随时想逃跑一样。你时不时在她肩膀上拍一下，她才会挺起胸来。我知道她有不少哥姐，总觉得她是这样一群兄弟姐妹中位居最后，父母再无精力悉心照顾的那一个。于是就那么潦潦草草长大了。

她在饭店端过盘子洗过碗，双手永远是粗糙的，间或还得挂点彩。她甚至在砖窑里背过砖。这样的重活放在别的女孩身上那是不得了的事，在她这里却一语掠过。细致的描写通常只会出现在她的小说里，更多的关注往往投给了那个环境，爱憎分明，激浊扬清。对于文章中的主人公而言，如今我只有一个倔强身影的模糊印象。这让我联想到一种光明磊落的人性，一种处子般洁净的情怀。宁愿用柔韧的肩膀撑起属于自己的天空，也不会向世俗社会轻易低头，捐出哪怕只是一个浅薄的笑容。记忆中她是腼腆的，她的作品却大开大合。在她的笔下流转着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人活跃其中。如同文字中的绿色食品，你能从中咀嚼到生活最初的苦涩和芬芳。那时候的她已经离开了校园，可能仅仅初中毕业，就走上社会打拼生活了。

有一次，不知是约稿，还是通知开会，迫于当时还不发达的通讯，我不得不带着任务，在昔日迂回曲折的东关街巷中，寻找这个神出鬼没的女孩。可能是在她奶奶家，也可能是在她姥姥家，我终于找到了她。于是在我的感觉中，她仿佛仍然生活在昔日那些混乱的如今早已拆除的大杂院里。她出众的才气在幽深的巷道里脱颖而出。

她断断续续地来文联。她的小说写在一沓质地薄脆的稿纸上。那时候别说是人们家里，就是办公室也没有电脑。作者的文章需要一笔一笔写在稿纸上的方格里，总是一厚沓。如今再忆那一沓又一沓的稿件，我会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一沓钱。她的手稿常常被她卷成一个筒子，进办公室后，会往桌子上随便一放。形同哗然打开一卷铺盖，首尾免不了微微上翘。你得按上几按，才能弄得服贴。

她的小说散文都是好的。我总会想象她是一名大学校园的中文系女生，别的系也行。

那一年我结束了在医院的护理工作，调入文联做编辑。多少年来我守在这张办公桌前，形形色色的业余作者来来去去，她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个。就如同整理出来的发黄的旧报纸上，也只有她的文章依然吸引我注意。

昔日的女孩子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事实上我后来见过她。那一天，我在路边等人，漫望着街头的风景。她骑一辆庞大的摩托车，载着她的儿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还是那样羞涩地笑着，说话时微微红着脸。如今即便近视，我也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脸上的沟壑纵横。用友人的话说，现在我们再不收拾收拾头发，就会沦为一个婆子。记忆中她那张圆圆的红润的脸庞，岁月的风刀霜剑似乎无从切入。

她写过一篇散文《有一只鸟飞来飞去》。我觉得她就是一只鸟，飞得从容自在，不惧风雨，也不恋彩虹。只是那么率性地飞着。当年轻的孩子唱那句，“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也飞不高”的时候，我会想起这一只小鸟。她曾经飞得那么艰难，却也飞得那么高远。

止笔之时，想起一件趣事。别人说她还卖过衣服，在当时城里绝无仅有的一个大商场里。朋友来了，但见别人的摊位再冷清至少还有摊主在，她却常常毅然脱岗。我们习惯于对一个既定位置的盲目坚守，哪怕因此失去自由的天空。明知道意义缺失，仍然做着无谓的牺牲。于是当我的思绪随着二三十年前的访客好容易找着她时，她和人们围成一圈热火朝天打扑克的情景宛然重现：胳膊举得很高，摔下的牌啪啪作响。

管它什么衣服摊！

布谷鸟叫了

●俞雪峰

清晨，布谷鸟咕咕叫了，初阳破壳升起，正好我也醒了。三位一体，恰好，互为生物钟。醒了，还赖在床上，不想起来，听几分钟布谷鸟的叫声，是我每天雷打不动的生活规律，身体像饭后走几分钟一样舒服。

每天听惯了，心理舒服，就特别依赖，在某个时刻，没有听到，则会心慌意乱。心甘情愿地让布谷鸟的声音消耗我一大早最为宝贵的时间。倦怠时，渴望听到；失意时，更不用说，无论哪种心情，都阻挡不住我渴望谛听布谷鸟的叫声。一点点时间，对我来说很关键。在关键的时刻，它叫了，我也在关键的时刻全神贯注地听着，精神为之大振。在它的叫声中，我迅疾地行走在大地上，明媚的阳光明亮心扉，美好的心情回想美妙往事。它的叫声，能够将我的旧梦拉回眼前，能够将我的回忆鲜活地拉回大脑。许是童年时听惯了它的声音，所有美好记忆都伴随着一种声音出现时，注定会永远伴随。一旦刻入灵魂，想把它拿出来根本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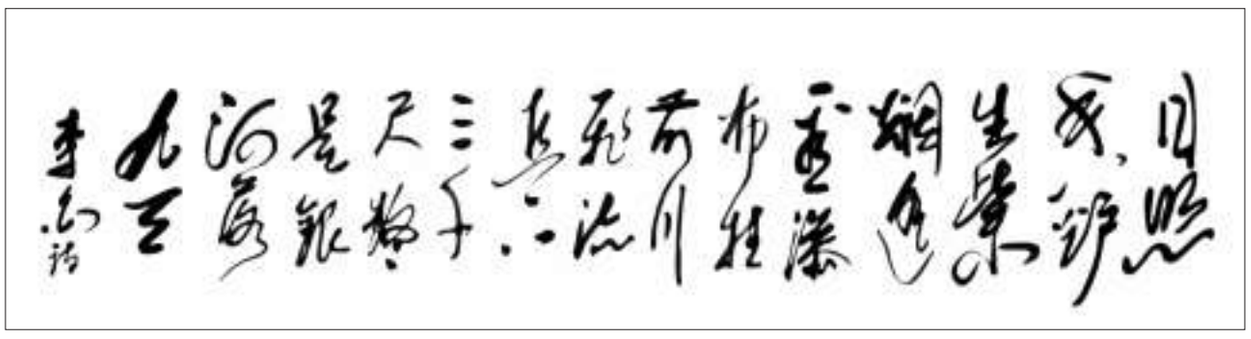
我痴迷于它的声音。它的叫声有别于其他鸟类，声音舒缓响亮，粗狂豪放，韵律很强，又温柔决绝，叫一声停一下，停一下叫一声，不急不慢，不争不抢，温文尔雅，又多愁善感。不像其他鸟类细声细语，尖声尖气。从声音判断，布谷鸟是一种比麻雀喜鹊燕子鸽子身型大的鸟。鸟大声粗，引人注目。身架大，羽翼厚实，羽尾长，喙粗硬，喙角圈黄，线圈一样的黄，点缀了质朴的灰色，使其俗中带雅。黄色的爪子游刃有余地在枝头腾挪，鸣叫时，头一高一低不住点着，眼睛不时东张西望，叫一声，嗉子就一颤一颤的，鼓囊囊，依旧像一些不肯发出声音的乐器。胸腹如斑马色，在羽翼下，靓丽无比。灰色的羽毛，被风吹皱，显得凌乱无比。羽翼始终保持一种完美的形状，优美得像只小孔雀。灵巧的头颅，加上黄色眼圈，勾勒出惹人心疼的形象。闭上眼，都是布谷鸟和它的声音。

一早就呼儿唤侣，一棵树上很难见到几只布谷鸟，运气不好，一只都见不到。它会隐身，还是躲藏起来？行迹无踪，难以捕捉。运气好，既能听到声音，也能见到布谷鸟。那是害羞的家伙，不会出现在人面前。今天的鸣叫，究竟为何？觅不到食物，饿极了？还是焦躁地想幽会伴侣？没有一点根据的猜测，让我显得很无知。逻辑推理，也不理智，可我又不能把自己的想象束之高阁。喜欢杞人忧天带有感情色彩的凭空想象，那样让我对万事万物都充满美好期待。我敬仰世间万物，布谷鸟叫声彻底走进了心灵世界。小时候，精力充沛，哪知道中午睡觉，满世界游荡，喜欢在田野草丛中寻觅鸟窝，逮一只乳臭未干的小鸟，寻了一个中午，寻了一窝黄雀鸟，兴奋地舍不得拿，就守在旁边看大鸟飞来喂食，离得近，大鸟不会飞来，守了好长时间，不见大鸟飞来，我毫不犹豫带走小鸟，小鸟在手里，欢实叫着，大鸟在空中应和。我并没有在意，而布谷鸟凄惨叫声，却让我止步不前。几米远的树枝上一只布谷鸟，那接连不断的凄惨叫声，就仿佛我把它的孩子偷走了，手里的小黄雀拼命地挣扎着，突然良心发现，我迅速跑到鸟窝把小鸟安放好，又赶快撤离。轻松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又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但是声音是舒缓温暖的。至此，无论在哪里，耳朵里离不开布谷鸟的叫声。它的声音切合了我的作息时间，又是生活规律的守望者和监护者。

睡醒惺忪，听着，再懒散地起来，开始洗漱，此时，没了布谷鸟的叫声，我听着手机音乐。这是我第二选择。恍惚，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心神立刻集中起来。我已被布谷鸟引诱，深陷其中。听不到它叫，感觉时间支离破碎，没有规律。听到它叫了，时间有序了，精力饱满集中。布谷鸟叫了，时间对于我，则是完整有序的。每一天时间起点源自于布谷鸟叫声。布谷鸟的叫声有多响亮，我的耳朵就会有多尖，它的叫声仿佛时刻都在我耳边回响。有时，听其声，不见其身，我特别失落。

数次早起，到房前屋后的树上追踪它的行迹，都无终而果。槐树、杨树、杏树、梨树等我都逐一地巡查一番，树上有鸟窝，却不是布谷鸟的，多么希望它就在此处筑巢。可是，不在此安家，为何在这里叫？它的家到底在哪里？搞不清楚，我为何要有这么多幼稚可笑的问题。究竟是关心布谷鸟呢？还是本来就有猎奇心理作怪呢？我不说清楚。总之，对它的声音有着很浓的兴趣和好感。从小时候到现在，几十年的习惯始终没有改变，初衷如雪一样亮堂。

天空看得见，布谷鸟却难寻。我一直以来都深信，天空有多高，仰望就有多高；大地有多远，仰望就有多远。布谷鸟于我，的确如此。



冯 耀 书

朔县年俗杂忆（四十五）

点“斗子”

●陈永胜

元宵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也是普天同庆的日子。

在“禁燃禁放”以前，燃放焰火一直是这个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朔县人却把燃放焰火叫做“点火器”，这种叫法大概很是古老了吧。

火器，本是“火药兵器”的简称。它是利用火药的燃烧、爆炸作用或发射弹丸进行杀伤和破坏的兵器。如中国古代的火球、火箭、火枪、火铳、火炮以及现代的炸弹、手榴弹、地雷、水雷等。元宵节期间，人们把平时燃放的烟花爆竹，经过二次组合成一定规模的“器具”，点火燃放，从中取乐。“斗子”就是其中的一种“器具”，朔县人叫“火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 ，朔县元宵节期间燃放的火器大致有：猴儿尿尿、斗子、老杆等火器。如果拿抗日战争时期的兵器来比喻，猴儿尿尿就是步枪等轻型武器，斗子就是机关枪等中型武器，老杆就是高射炮等重型武器。今天，本文要说的就是这个中型武器——斗子。把燃放的“火器”叫做“斗子”，是因为它的外形很像古代称量粮食的器具“斗”，只不过比斗大了许多。“斗子”是人们用来称量粮食的工具，一斗等于十升，十斗等于一担。火器做成斗子的形状，意寓着开年的五谷丰登。

元宵节的“斗子”大小不等，有见方1米大的，也有一米二、一米六、二米大的不等，这要看买家出多少钱来确定了。在朔县的“火器”中，斗子是人们最心爱的一种。1987年以前，斗子的框架大都是用木头做成的，里边分层装上起火、大麻炮、鞭炮、散打金弹等花炮。然后用五彩纸包起来，挂在树上或者栽杆挂在半空中，老远望去，空中俨然多了一个彩色的大斗。

未点燃以前的斗子，方正端庄，即使身处西北风中，也从来不随意晃动一下自己的身体。然而，主人一旦点燃它，顷刻间它便翻了脸似的，四面出击地起火，“嗞——嗞——”地呼啸着飞向了太空；震天动地的大麻炮，“咚——当——咚”地欢腾着不知跑到了哪里；鞭炮此时也不甘落后，噼噼啪啪地炒麻子一样地响成了一片，无私地尽情地给它的弟兄们摇旗呐喊。滚滚的冲天浓烟伴随着雷鸣般的响声，紧紧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紧接着，斗子便炸红了一方天地，耀人眼目。此时，斗子进入了高潮，人们的心也飞向了高潮。说“猴儿尿尿”好看，如果比起斗子来，就有些不值一提了。

在朔县元宵节的“火器”中，斗子是最引人关注的一种焰火。如今的朔州老城，改造前的城里原有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蚰蜒巷，布局井然，四通八达。元宵节的焰火就主要分布在这四大街上。大约从1977年至1987年这十年间，北大街的烟草公司、玛钢厂、公安局、教育局、五交化公司，南大街的服装厂、食品公司、银行、酒厂、钉掌社（后来的电镀厂）、小五金厂（后来的工具厂），东大街的工程公司、商业局、粮食局、利民商场、雁门商场、饮食服务公司、糖业烟酒公司、蔬菜公司，西大街的供销社、工商局等单位，尤其是这些工商企业，凭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效益节节开花。因此这十年间，元宵节四大街上的斗子格外得多、格外得红火，从晚上9点到11点，斗子常常是此起彼伏地较着劲儿响，令人目不暇接，总把爱看红火的人们勾引着从东大街跑到南大街。在我的印象中，北大街和南大街的斗子最多也最大，原因是北有玛钢厂、南有酒厂和工具厂，他们有钱也爱花这个钱，而且斗子一点就是四五个。有两年，闹得人们晚上看点斗子竟不知是到北街好还是南街好。

说起斗子来，我想起一种叫做“三打金弹”的火器。它的外形并不起眼，约有20厘米长、四五厘米粗，外表连一层花纸也不缠，简直就是一个灰圪橛。然而，一旦绑在斗子上点燃，它便立刻神气了起来，一是它的颜色多而艳，红黄蓝绿五彩缤纷，和现在的地面礼花差不多一样艳丽。二是它的射程远，大概100米也多吧。三是它的速度快，腾空而起后，闪电般地。四是它的威力大，仿佛有万夫不当之力，竟能把三合板打穿且点燃。人们看斗子时最爱的是“三打金弹”，最怕的也是“三打金弹”，几乎每年都能留下一两个不同版本的“典故”。记得是1977年正月十六，酒厂的斗子点完后，当场人们就说，一个老汉的皮裤档被“散打金弹”打穿啦，幸亏扑救得力，要不就麻烦下啦，哈哈哈。

说起斗子来 ，还有一个小小的“典故”。好像是1975年元宵节的十六晚上，我和少年好友五余、卢平、唐三、二小五人早早地等在东大街工程公司门前，准备看吊在树上的斗子。我仰头看着路边柳树上吊的这个大斗子，忽然兴奋地对他们说：“过一会儿，等斗子一点着，咱们就赶紧跑到斗子的树下，肯定能看得过了瘾，看不看？”

他们一听便高兴地说：“看！咋就不看？”于是，等点燃斗子火药捻的人一回到大门口后，我们就箭一般地窜到了树底下，还没等圪蹴下，斗子就响起来啦，开始我们还能仰头看“起火”腾空而起，转眼间就被“咚——当——咚——当”的大麻炮声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得不敢抬头了，跑又不敢跑。五个人不约而同地双手捂着耳朵，头锥着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楚。硬等着斗子点完了，我们才站起了身。尽管我们都是捂着耳朵的，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耳朵也都是嗡嗡的响个不停。然而，我们在马神庙巷分手时又说，今年这个斗子看得过瘾，明年咱还这样看！

这件“听”斗子的事，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母亲特意为我做了一件蓝色的细纹条绒褂子，套在棉袄上暖和又牛气。“听”完斗子的第二天早上，我吃罢早饭正准备上街耍，“回来回来，你回来！”听到母亲喊我，只好站住。“你的后脊背上咋啦？”母亲笑着问。

“啥也没啊。”我不解地答。

“脱下来，妈看看。”等脱下来后，我傻眼了，母亲更傻眼了。看着后背面密密麻麻的香火头烫了一样的黑黄黑黄的疤，我明白了却又装着糊涂地哼吱着不敢说。母亲也很快就明白了过来：“看你还敢嘴硬？”说着就灵活地一步跨在了炕沿边。

我知道那是母亲取鸡翎掸子去了。此时的我似乎比母亲更灵活，箭一样地跑出了门，留下的唯有母亲的怒骂声。

大约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元宵节期间的斗子开始走向没落。分析起来，主要的原因是地面礼花的兴起，不但色彩更加绚丽，而且燃放地点随处可以选择，与点斗子相比，省工省力又相对安全。然而，虽说是省了工时，也省了力气，可是昔日吊在杨柳树杆上的那个威风凛凛的“斗”，却依然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西口情缘

春回塞北

●李成斌

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
杏花又开村那边。
一群归雁落湖上，
溅起了水花一片片。
赶牛的人儿过来了，
还是我熟悉的老四爷。
孙子孙女儿念大学，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武汉。
三句不离庄稼人，
呱拉起如今笑当年。
一辈子爱这片黄土地，
吃稠喝稀也心甘。
久居闹市真憋闷，
乡间春光最新鲜。
举头远望山如黛，
俯身鱼翔水底浅。
大路上小车像走马灯，
白天晚上不间断。
村口也设值勤人，
来往行人查新冠。
全民健康最紧要，
谁不盼家国都平安？
瞭一瞭崖上炊烟起，
又想吃母亲的好茶饭……

游广武明长城抒怀

●李绣程

随山势起伏的明长城
踏着秦风汉韵
在塞上把筋骨延伸
几百年的风霜雨雪
如今已显得老态龙钟
矗立在原地的月亮门
像一只天眼
看穿了千古风云
曾经此起彼伏的
狼烟，炊烟，鸡犬声交织
因一堵墙
隔开了同根同源的弟兄
能够目睹他们
打打杀杀，你争我抢的
唯有一朝接一朝的长城
曾经何时刀兵相见
寸土不让
到头来还是骨肉相连一家亲
最有耐心的是历史老人
见证了多少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前进，倒退，衰败，兴旺
归根到底
取决于能否顺应民心

梦境二首

●王又俐

追光

独自盘坐于山谷之隙
坚硬的磐石一如我冰封的心
偶有微风拂面
混沌中不知是现实亦或梦境
抬眼竟有阳光落入山间
在这幽暗的峡谷中
分外耀眼
循着光走出
山谷之外原是沙漠的一望无垠
清澈如水 细腻如风
沙漠尽头
徐徐攀升出一束光
那光愈升愈高
脚下的沙土也愈发滚烫
我朝着光跑去
感受着似乎从未有过的温暖
渐渐是炙热 滚烫
最后与那光融为一体
融化了我的身体
于是 在黄沙之上
只剩一颗冰冷的心
一如往常 未曾跳动

永恒

又一次地
我回到这里
低头是漫山遍野的翠绿
处处散发生机
抬头却是压在眉梢的乌云
我循着光来到这里
便给这里带来永恒的灰暗
我和天空就这样站在这里
格格不入
我们在这翠绿里
愣神许久
最终 我挥了挥手
轻松且沉重
与乌云作最后的告别
于是那云中
再一次透出了光
我把本该属于这里的生机
还给了它们
也还给自己
当太阳升起
我也随它一同升起
缓缓散去
只有眼角的泪水
化作水汽
融入这片翠绿
定格在了这里

桑干浪花
投稿邮箱：szrbfk@126.com　设计：马占俊